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三十四回 掘陷坑吉青被獲 認兄弟張用獻關

詩曰：幾載飄零轉蓬，年來多難與兄同。雁南燕北分飛久，驀地相逢似夢中。

上回已講到那金國大太子粘罕統領大兵□萬，離藕塘關□里，安下營盤，準備與岳元帥交兵，自有一番大戰，暫且按下慢表。

話中說起一位好漢，乃是河間府節度張叔夜的大公子張立。因與兄弟張用避難在外，兄弟分散，盤纏用盡，流落在江湖上，祇得求乞度日。聞得岳元帥兵駐藕塘關，特地趕來投奔。不道來遲了一日，遍地俱是番營阻住路頭，張立便走到一座土山上，坐定想道：「我且在這樹林中歇息歇息，等待更深時分，打進番營去，打一個爽快。明日去見岳元帥，以為進見之功，豈不是好？」算計已定，就在林中草地上斜靠著身子，竟悠悠的睡去。

不道那日河口總兵謝昆，奉命催糧到此，見有金兵下營，不敢前進，祇得躲在山後，悄悄安營，差人大寬轉去報岳元帥，差兵遣將來接糧米。那張公子在土山之上睡了一覺，猛然醒來，把眼睛擦擦，提棍下山，正走到謝昆營前，舉棍就打。三軍吶喊一聲，謝昆驚慌，提刀上馬，大喝：「何等之人，敢搶岳元帥的糧草？」張立抬頭一看，說聲：「啊呀！原來不是番營，反打了岳元帥的營盤，卻是死也！」急忙退出，原上土山去了。謝昆也不敢追趕，說道：「雖被這廝打壞了幾□人，幸喜糧米無事。」且說這張公子上山來觀看了一回，自想：「不得功勞，反犯了大罪，如何去見得岳元帥？不如原討我的飯罷！」又恐有人上山來追趕，祇得一步懶一步，下山望東信步而去。

再說是夜，吉青走馬出營，吩咐三軍：「少動，我去去就來。」家將忙問：「老爺黑夜往那裡去？」吉青道：「我前回在青龍山中，中了這番奴『調虎離山』之計，放走了粘罕，受了大哥許多埋怨。今日他又下營在此，吾不去拿他來見元帥，等待何時？」說罷了，就拍著坐下能征慣戰的寶駒，一直跑到粘罕營門首，提起狼牙棒一聲喊，打進番營。三軍大喊：「南蠻來踹營了！」攔擋不住，兩下逃奔。

吉青直打至中間，望見牛皮帳中坐著一人，面如黃土，雙龍鬚珠皮冠，雉尾高飄，身穿一件大紅猩猩戰袍，滿口鮮紅，身材長大。吉青大喜道：「這不是粘罕麼？」把馬一拍，竟衝上帳去。祇聽得哄嘯一聲響，連人帶馬，跌入陷坑。兩邊軍士一聲吶喊，撓鉤齊下，把吉青搭起來，用繩索緊緊綁著，推進後營，來見大狼主。那粘罕見不是岳飛，倒是吉南蠻，吩咐推出去砍了。旁邊閃過一位元帥鐵先文郎上前稟道：「刀下留人！」粘罕道：「是吉南蠻，留他則甚？那日某家幾乎死在他手內。今日擒來，那有不殺之理？」鐵先文郎道：「狼主臨行之時，四狼主曾對狼主說過：『若拿住別個南蠻，悉聽發落。若拿住了吉南蠻，必須解往河間府，要報昔日愛華山之讎。』」粘罕道：「不是元帥講，我倒忘了。」遂傳令叫小元帥金眼郎郎、銀眼郎郎：「你二人領兵一千，將吉青上了囚車，連軍器馬匹，一齊解往四狼主那邊去。」二人領命，立刻發解起身。

再說到吉青家將，見吉青一夜不回，忙去報知岳元帥。元帥急傳今合營眾將，分頭亂踹番營，去救吉青。一聲令下，當時大營中湯懷、張顯、牛皋、王貴、施全、張國祥、董芳、楊虎、阮良、耿明初、耿明達、余化龍、岳真、孟邦傑、呼天保、呼天慶、徐慶、金彪，並東西南三營內梁興、趙雲、周青等一班大將；岳元帥親領著馬前張保、馬後王橫，一齊衝入番營。祇見番兵分為左右，讓開大路。岳爺暗想：「番兵讓路，必有詭計。」傳令眾將分作四路，左右抄到他後營而入。一聲炮響，四面八方，一齊殺人，橫衝直撞。番兵抵擋不住，往前一擁，俱各跌下陷坑，把陷坑填得滿滿的，聽憑宋兵東衝西突。粘罕帶領眾元帥、平章分兵左右迎敵，那裡當得起這班沒毛大蟲！聲若翻江，勢如倒海，遇著他的刀，分作兩段；擋著他的槍，戳個窟窿；錘到處，打成肉漿；鏢來時，變做血泥。但見：

兩家混戰，士卒如雲。衝開隊伍勢如龍，砍倒旗幡雄似虎。個個威風凜凜，人人殺氣騰騰。兵對兵，將對將，各分頭目使深機；槍迎槍，箭迎箭，兩下交鋒乘不意。直殺得翻江攪海，昏慘慘冥迷天日。真個似拔地搖山，漸索索亂撒風砂。正是：迷空殺氣乾坤暗，遍地征雲宇宙昏！

有詩曰：

餐刀飲劍血潸然，滾滾人頭心膽寒。陣霧征雲暗慘淡，拋妻棄子恨漫漫。

這一陣，殺得番兵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，粘罕顧不得元帥，元帥顧不得平章，各自尋路逃奔。岳兵分頭追趕，一面收拾輜重，不提。

又表那張立錯打了謝昆糧寨，當夜下土山，行了半夜，到得官塘上。但見一枝人馬，喧喧嚷嚷解著一輛囚車，望北而行。張立暗想：「這囚車向北去的，必然是個宋將。我昨夜誤打了元帥的糧草營頭，何不救了這員宋將，同他去見元帥，也好將功折罪？」就放了筐籃，提起鐵棍趕向前來，大喝一聲：「呔！你解的是甚麼人？」小番答道：「是宋將吉青。你是個花子，大膽來問他則甚！」張立道：「果然不錯。」舉起棍來便打，橫三豎四，早打翻了六七□個，番兵一齊吶喊起來。

金眼郎郎在馬上問道：「前面為甚吶喊？」早有小番急來稟道：「有個花子來搶囚車，被他打壞了多少人了。」金眼郎郎、銀眼郎郎大怒道：「有這等事！」兩個就走馬提刀趕上前來。

張立也就提棍便打，番將舉刀迎戰。戰不幾合，被張立把鐵棍鉤開了金眼郎郎手中大刀，向馬腰上耍的一棍，將馬腰打斷。金眼郎郎跌下馬來，照頭一棍，打得稀爛。銀眼郎郎見打死了金眼郎郎，心內著慌，撥馬逃走。張立趕上，把棍橫掃將去，連人帶馬，打成四段。

吉青在囚車內見了，就將兩膀一掙，兩足一蹬，囚車已散；向小番手內奪了狼牙棒，跳上了馬，舞棒亂打。看見張立身上襠襖，猶如花子一般，便也不去問他，祇顧追打番兵，往北趕去。張立站住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救了你的性命，連姓名也不來問一聲。這樣人，是我救錯了，睬他則甚，不如原討我的飯去罷。」遂向地下拿了筐籃，向前行去。

卻說這裡有座山，叫做猿鶴山。山中有個大寨，寨中聚著四位好漢：為頭的諸葛英，第二個公孫郎，第三個劉國紳，第四個陳君佑。聚有四千餘人，佔住此山落草。忽有嘍囉報上山來，道：「有一隊番兵在山前下來了。」諸葛英道：「山寨中正無糧草，這些番兵久在中原，腰邊必有銀兩，我們下山去殺一陣，奪他些輜重糧草，也是好的。」眾人道：「好！」四位好漢帶領嘍囉一齊下山來，將這些番兵攔住，槍挑刀砍，那些番兵那裡夠殺？看看吉青趕來，那諸葛英等看見吉青青臉蓬頭，祇道是個番將，遂一齊來拿。吉青舉狼牙棒招架，那裡戰得過這四人？恰好張立一路走來，剛剛到這山中，看見吉青又與這四人交戰，招架不住。看他走又走不脫，戰又戰不過，頃刻就有性命之憂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個人論理不該救他，但見他四個人殺一個，我也有些不服。待我去再救他一救，看他如何？」遂又放下了筐籃，提棍上前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你們四個戰一個，我來打抱不平也！」吉青正在危急之際，見了便叫道：「漢子快來幫我！」張立上前，與吉青兩個抵住四人廝殺。四人無意中添個生力助戰，正在難解難分，不期粘罕被岳元帥殺敗，正望這條路上敗將下來。小番報道：「前面有南蠻阻路。」粘罕著慌道：「前邊有兵阻路，後面岳飛追兵又到，如何處置！」祇得揀小路爬山越嶺，四散逃命。

岳元帥帶領眾將追至猿鶴山下，番兵俱不見了，祇見吉青同一破衣服的大漢與四將交戰。牛皋道：「前面吉哥在那裡打仗，我們快去助陣！」王貴聽了，與牛皋兩騎馬飛風跑上前去。一柄刀，兩條鋼，不問來歷，叮叮當當，四個戰住兩雙，□六隻臂膀撩亂，廿八個馬蹄掀翻。岳爺在後趕上，看那四個好漢，一個手執鐵偏拐，一個雙刀，一個八角水磨青銅鋼，一個兩條竹節鞭，一個個本事高強。又見那破衣大漢□分驍勇，況且吉青未曾遭害，心下好生歡喜，遂催馬上前，高聲喝問：「爾乃何等之人，擅敢攔阻本帥人馬，放走番兵？」四人聽見了，忙叫：「各人且慢動手！」八個各跳出圈子外來。

諸葛英問道：「你們卻是何處兵馬？來與俺們交戰麼？」牛皋道：「你眼睛又不瞎，不見岳元帥的旗號麼？」四個人聽見，慌忙跳下馬來道：「你這個青臉將軍，口也不開；又遇著這位好漢，身上襤褸樓樓，叫我那裡曉得？」吉青不覺大笑起來。那四位就走到岳爺馬前跪下道：「小將諸葛英，兄弟公孫郎、劉國紳、陳君佑，共是四人，在此猿鶴山落草。因見番兵敗下來，在此截殺。不想遇著這位將軍，誤認他是番將，故此冒犯了元帥。」元帥道：「將軍們請起！我想綠林生理，終無了局。目今正在用人之際，何不歸降朝廷，共扶社稷，列公意下如何？」四人道：「若得元帥收錄，我等當效犬馬之勞。」元帥道：「既是情願歸降，請上山收拾人馬，同本帥回關。」四人大喜，一齊回山收拾。

岳元帥見那破衣大漢站在路旁呆著，便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緣何幫了我將與他們交戰？」張立兩眼流淚，向前跪下道：「小人乃河間節度張叔夜之子，名喚張立。因兀朮初進中原，兵臨河間，小人不知父親是詐降，我弟兄兩個不肯做奸臣，遂瞞了父親，逃出家門，欲打番兵。因他人馬眾多，不能取勝，弟兄分散，流落江湖。後來聞得二聖蒙塵，父親盡節，母親又亡。小人無奈，祇得求乞度日。近來聞得康王即位，拜老爺為帥，幾次要投奔帥爺，誰知小人大病起來。等得病好，帥爺兵到這裡藕塘關來，小人乃趕到此處。卻見都是番兵營寨，祇得走上土山，將就歇息一回，去打番營。不意睡眼朦朧，錯打了元帥的糧草營頭，懼罪逃走。看見這一位青臉將軍囚在囚車內，小人打散了番兵，救出囚車。他不謝一聲，竟自往前追殺番兵。到這裡，又遇見他與那四位將軍交戰，看來招架不住，恐誤失了性命，一時激忿，故此又來助戰。」岳元帥聽了這一番言語，便道：「原來是位公子，且有此功勞，待本帥寫本進京，請旨授職便了。」張立道：「多謝大老爺提拔！」

元帥喚過吉青喝道：「你受人救命大恩，不知作謝，是何道理？」吉青連忙過來，謝了張公子。元帥又道：「你未奉本帥將令，私自開兵，本當斬首，今姑從寬。以後若再犯令，決不輕恕！」吉青叩頭謝了。正在發放，那諸葛英等四人帶了山寨大小兒郎已到。元帥即命將山寨降兵並作一隊，一齊發炮回關，原在大營前紮好屯營。又與那四人拜了朋友。祇有張立乃是晚輩，不便與他結拜。又報：「謝昆解送糧草候令。」元帥命照數查收，記功誌。

一日，又有聖旨來，命岳元帥征汝南曹成、曹亮。元帥接過了旨，送了欵差出營，即時昇帳。命牛皋帶領本部人馬，前往茶陵關，候本帥到來，然後開兵，牛皋領令去了。元帥又命湯懷、孟邦傑兩人，送糧草到軍前應用，二人領令去了。又命謝昆再去催糧接應，謝昆領令去了。隔了兩日，元帥諸事安排停當，命金總兵好生把守藕塘關。金總兵唯唯聽命。三聲炮響，大兵拔寨起行，一路威風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那牛皋兵至茶陵關，紮下營寨，天色尚早，吩咐兒郎：「搶了他的關，進去吃飯。」眾兵答應，一聲吶喊，到關前討戰。祇見關裡一聲炮響，關門大開，衝出一枝人馬，祇有五百多人。為首一員步將，身長丈二，使條鐵棍，飛舞而來。牛皋見他滿面烏黑，就哈哈的笑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好像我的兒子。」那將大怒，也不回言，提棍就打。牛皋舉鎗招架。馬步相交，鎗棍並舉。戰不到幾個回合，牛皋招架不住，回馬便走，叫：「孩兒們快些照舊！」三軍吶喊一聲，一齊開弓上來射住陣腳。那將見了，也不追趕，就領兵進關。牛皋回頭一看，且喜三軍俱在，連忙轉來，移營在旁側紮住。

過了兩日，岳元帥大兵已到。牛皋上前迎接。元帥問道：「你先到此，可曾會戰？」牛皋道：「前日會了一員步將，不肯通名，又不肯與我打仗，想是與元帥有甚麼仇隙，所以要候元帥兵到方來交戰。」元帥微微一笑，情知他又打了敗仗，便問：「怎麼樣一個人？」牛皋道：「是一個身長黑大漢子，用一條鐵棍，卻不騎馬，是員步將。」元帥吩咐下營安歇。當日無話。

次日，帥爺昇帳，眾將兩行排下。岳爺道：「那位將軍領令打關？」旁邊閃過張立，上前道：「昨日聽得牛將軍說那員步將形狀，好似末將兄弟一般。待末將出去會他一會，看是如何？」元帥就命張立出馬，張立得令，領兵出營，直至關前討戰。關內炮響一聲，飛出那員將來迎敵，門旗開處，閃出那位英雄，手提鐵棍，大喝一聲：「那個該死的到此尋死？通個名來。」張立仔細一看，果然是兄弟張用，假意喝道：「你不必問我的姓名，我奉了岳元帥的軍令，來拿你這班草寇。你便自己縛了，同我去見元帥，或者饒了你的狗命，省得老爺動手。」張用對面一看，卻原來是哥哥，也不開言，但提棍打來，張立舉棍招架。各人會意，假戰了三四個回合，張立虛打一棍，落荒而走。張用隨後趕來。趕到僻靜之處，張立轉身叫聲：「兄弟！」張用亦叫聲：「哥哥！」張立道：「兄弟，你怎麼得在這個所在？」張用道：「我自與哥哥分散之後，不知哥哥下落，兄弟無處棲身，在此投了曹成，封我為茶陵關總兵之職。哥哥何不也歸降此處，也得手足完聚，同享富貴，豈不是好？」張立道：「兄弟之言差矣！我二人因昔日不肯降金，故此瞞了父母，逃走出來。今曹成、曹亮，也不過是個叛國草寇。目今宋康王現在金陵即位，名正言順。況且岳元帥足智多謀，兵精將勇，此關焉能保得？一旦有失，悔之晚矣！」張用道：「既如此，祇好明日詐敗，獻關與哥哥罷！」張立道：「如此甚好。我且先作戰敗回營，稟明元帥便了。」說罷，就倒拖著鐵棍敗回來，張用在後追趕。趕至關前，又假戰了三四合，張立敗進營去，張用亦收兵回關。

張立回營進帳，將弟兄相會之事細細稟知元帥。元帥大喜。到了次日，張立又到關前討戰。軍士報與張用，張用仍領兵出關。兩個並不打話，虛戰了三個回合，張用詐敗，張立在後趕來。趕至關前，張用立在關口大叫道：「吾已獻關歸順朝廷，爾等大小三軍，願降者走過一邊。」三軍齊聲：「願降！」

張立得了茶陵關，與張用同至府中，差人請岳元帥進關。元帥大喜，撥寨進關。安營已畢，張立引張用來見了元帥。元帥上了二人首功，一面修本差官進京，就保舉他為統制之職。差人催運糧草，準備去搶棲梧山。

元帥一日在營與眾將閑談，便向張用道：「你既在此為官，可知那曹亮、曹成用兵如何？」張用道：「他二人水裡本事甚好。還有副將賀武、解雲更分了得。聚兵數萬，因這曹成專好結交，所以各處英雄俱來投順。盡是一派虛詐，終是無謀之輩，不足為患。但這棲梧山上，元帥何元慶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元帥須要防備著他。」元帥聽了這番言語，心中暗喜，且待糧草到時，就好開兵去搶棲梧山。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總兵謝昆護送糧草，望茶陵關進發，軍士稟道：「前面有兩條路，不知老爺從那條大路而去，還是從那小路而去？」謝總兵道：「那一條路近？」軍士道：「小路近些。」謝總兵心下一想：「小路上恐有強盜，不如走大路，就遠些也罷。」遂吩咐從大路上走。三軍答應一聲，竟往大路而行。

行了兩日，來到了一座高山，這山上有一位大王，那大王肩下齊齊的排列著四位兄弟，聚集嘍囉五千餘人，在此打家劫舍。早有嘍囉飛報上山道：「岳飛兵駐汝南，有總兵官解糧到彼，在此經過，特來報知。」那大王聽了，呵呵大笑，對著那四位兄弟說出幾句話來。有分教：山中壯士，全無救苦之心；寨內強人，盡有害人之意。正是：說來驚破庸人膽，話出傷殘義士心。畢竟不知那大王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